

# 箱底旧物年年晒

虞燕

进入梅雨季，空气像吸饱了水的海绵，湿嗒嗒潮嘎嘎，实在难熬。盼啊盼，终于出梅了，大伏天如期而至，烈日炎炎似火烧，各家各户不约而同地把被褥衣物等从柜子里翻出来，晾到大太阳底下，开始晾晒。

“晒”是宁波方言，晾晒的意思。晒霉，每年一次，雷打不动。黄梅天这样潮湿的环境最容易滋生霉菌，诚如明代谢在杭《五杂俎·天部一》里所说：“江南每岁三、四月，苦霪雨不止，百物霉腐，俗谓之梅雨，盖当梅子青黄时也。”可不是，梅雨季，洗净存放的衣裳、鞋子、被床单等均散发出一股子霉味，晒干的番薯片和鱼鲞甚至长出了霉点，让主妇们头疼不已，待骄阳一露脸，大晒特晒势在必行。

大家约好了似的，选日头猛又无风的日子，翻箱倒柜，搬出竹篾、藤椅、大团箕，撑起竹竿，拉起绳子，晒开花花绿绿的衣裳，搞得轰轰烈烈。贴隔壁的主妇们边晾边说着话，小孩们觉得稀奇，窜来窜去，像逛露天服装市场，毕竟一年只有一次晒霉嘛，跟过年似的。

我家院子里，两条长凳子架起了竹眠床，母亲用干净抹布细致地揩拭后，搬运工作开始了，叠得齐齐整整的衣物从暗红色的衣橱、衬了淡绿花纹裱糊纸的樟木箱里一件一件取出来，毛衣、卫生衫、棉袄，还有各色小物件等铺晒于竹眠床，大衣、毛毯挂到晾衣绳上，樟木箱也搬出来晾一晾，箱沿被充分利用起来，搭满围巾、手套、假领头和袜子。

阳光里，弥漫着樟脑丸的香气。

每年晒霉，我和弟弟婴儿时用过的一口钟（小披风）、小毛毯、毛线帽和毛线织的小鞋子都会在竹眠床上占一个角落，穿着的确良小花裙的我忍不住去翻看，母亲一般不赶我，只嘱我洗干净双手。把手指伸进小鞋子里晃两晃，天啊，以前我们的脚才那么点大，我和弟弟一脸不可思议，母亲在边上笑出了声。有两件棉袄罩衫让我好奇，簇新簇新的，一件是绸缎面

料，花色绚丽，手感滑爽，另一件不知是何面料，杏色的底，淡黄的小花，甚是素雅，两件都是盘扣，像电影里的太太穿的。那是母亲结婚时做的衣裳，一件从未穿过，一件只结婚当天穿过一次。这么好看的衣服怎么不穿呢？母亲说不实用，穿着碍事。后来明白，母亲是舍不得穿，她一生节俭，习惯把好的东西藏起来，藏着藏着就成了旧物。

虽然年年晒霉，有的衣物还是长了霉点，母亲心疼得要命，小心翼翼地揩、晒，但依然不见她穿——某些东西可能仅作为一种念想而存在着，比如那两件棉袄罩衫，只在每年晒霉时露一下脸，至今仍深藏于老家的衣橱里。

晒霉有时候也显露了一户人家的“家底”或隐私，有人家晒出羊

毛毯子、羊毛大衣、呢制中山装，有人家晒发黄的棉花胎，缀了补丁的被单和磨破了肘部的旧西装，有人家晒崭新的绣花枕套、绸缎被面，还有的保留了故去亲人的一两件衣物，每年晾晒，以慰追思之情。有老人晒寿衣，也有老人晒年轻时的华美衣裳，她们晒的不是衣物，是时光。马路斜对面有个奶奶，压箱底的衣服一晒出来，惊动了邻居，好几件旗袍呢，绸的，棉的，丝绒的，纯色的，碎花的，缃边的，其中一件黑色丝绒旗袍，下摆绣了暗红色的花，花朵里还夹杂了金丝线，阳光一照，闪亮的，多么雍容华贵！大人们悄悄说，奶奶曾是某位国民党军官的姨太太，军官随军队撤到台湾，她留在了老家。每年晒霉，总有人特意去看那些旗袍，偷偷地，像窥探一种人生。



天一晨韵

邱禾炯 摄

我依赖听器抓声音，已三十五年  
交谈时，我用目光读唇语  
比耳朵先抢到内容。此技艺  
已练得八九不离十，以致仿佛  
我的失聪，假装的

我依赖诗歌徒有虚名，已三十五年  
书是面包，诗乃创可贴。学会疗伤  
学会分行，自救，把诗歌养成情人  
爱诗里的自己，爱诗里的一点甜头  
并乐此不疲，把这点甜头归还众生

我依赖单位安身立命，已三十五年  
先福利厂，公安局，后报社

## 依赖记 (外一首)

阿门

半路出家，遇文学，遇贵人，遇呵护  
一段柔美时光，珍藏心中的扉页  
感恩，是唯一的表白

我依赖空气和水苟活于世，已五十三年  
因为找不到地址和收件人  
请允许我，大恩不言谢

## 搬动记

半百后，有些东西  
我搬不动了

前半生，学习搬运术

把名，搬到门里  
把利，搬到家里

下班后，叫上想象力  
把汉语，从字典  
搬到诗里

后半生，是不是还在写  
是不是诗人已不重要  
重要的是，还能搬动，一口气

从体外，搬到体内  
这看不见的一口气啊  
从手上滑落，一生就完了

## 昙花一现

力弧

深夜里  
昙花开的花啊  
一生的秘密留给时间

花中的蕊  
被花的热闹掩盖  
总是沉默不语

清洁的花瓣  
加入蛋的流液  
回味是深情告白

花香藏入空气  
等于进入保险  
留下一生的思念



## 书城的时光

桐间露落

这个暑假，每个周末总有一  
天要陪女儿在镇海书城看书。书  
城的时光，恬静而美好。

女儿最近看的是郑渊洁童话  
系列。当初她在同学那里看了  
《蛇王淘金》，深为故事着迷，于  
是让我给她买了郑渊洁生肖系列  
全套。暑假来书城，又发现郑渊  
洁童话的其他系列，一下子就扎  
进去了。

找了书，我们在靠窗的位置  
坐下，各自翻阅。女儿支着小脑  
袋，一页一页地翻动，看到有趣  
的地方眉飞色舞，抬起头想要跟  
我分享，张开嘴却想起这个环境  
不适合喧嚣，于是做了个怪表  
情，低下头继续看书，只是忍不  
住捂着嘴笑。

有时候她实在想要和我交流  
一下她的发现，就会悄悄挪到我  
身边，用手指戳戳我，然后展开  
她手里的书本，指着一段话让我  
看，哦，原来是《舒奇贝塔塔  
传》，爱因斯坦家老鼠的后裔，  
居然也有成为科学家的梦想，他  
们不甘世界被人类统治，赫然成  
立老鼠科学院，研制出神奇的微  
缩粒，并企图凭此启动占领世界  
的疯狂计划……有趣的故事，我  
一眼扫完，冲她微笑着点点头，  
小家伙得到了鼓励，慢慢又挪到  
她自己的位置上看书去了。

郑渊洁童话的魅力我是知道  
的。当年我跟女儿一样大时，家  
里订了《童话大王》，每个月书  
一到手，肯定不吃饭也要先看完。

多年过去了，曾经带给我欢乐  
的书籍，现在也让女儿愉悦。

其实一开始我只是陪女儿来  
看书，自己随手拿了一本书，放  
在身前的桌上并不打算看，而是  
拿出手机刷起微博。人到中年，  
经常感到难以抗拒的疲惫和懒  
惰，对于学习总有些抵触，明显  
的表现就是不怎么爱看纸质书  
了，反而喜欢在手机APP里进行  
碎片化阅读。

然而在书城的环境中，却有  
一种氛围让我们的心慢慢沉静下  
来。离我不远处有一对老年夫妻  
并排坐着，各自捧了一本书；还  
有中学生带着作业在书桌前用

一墙之隔的莹莹家，常借用我  
家院子里的那排冬青树作为晒霉  
之所，树上铺干净的旧布，衣物  
晾于其上。莹莹的几件衣服特洋  
气，尤其那件红黑相拼的皮革马  
甲，好看得让人移不开眼睛，莹  
莹说衣服都是上海亲戚送的。去  
问母亲，我家怎么没有上海亲戚  
呢？母亲笑着指向绣了大蝴蝶的  
毛线马甲：人家都问这件是不是  
大城市买来的呢！神情里掩不住  
自豪。那件金黄色的马甲是母  
亲亲手织的，胸前有只黑色的大  
蝴蝶，父亲画的蝴蝶，母亲依  
样绣了上去，用黑色开司米。我  
穿着时，得到了很多人的夸奖。阳  
光细细密密地抚过织物，触感温  
温的，我摸着大蝴蝶开始企盼秋  
天，我要穿着漂亮的马甲跟莹莹  
和小芬玩翻花绳。

下午三点多，阳光开始变薄，  
主妇们纷纷从自家屋里出来，拍  
打被褥的“噼啪啪”声此起彼伏，  
好不欢腾。小孩们也争着要帮  
忙，其实是借机再玩一下，把小  
身体裹进晾挂的毯子里，捏着鼻  
子小声嚷：快来找我呀，快来找  
我呀！结果被大人一把拽出来：走  
走走，毯子都被你弄脏了！众人  
说笑着，像摊贩收摊那样，一一  
收拾起晾晒的衣物，搬进屋里，  
归置原位。

## 邻居阿秀

赵宁善

南庄社区5弄4幢与4弄5幢  
两个楼群之间，有一条阔阔的40  
平方米左右的墙弄，人称“聊天  
阁”。“聊天阁”周围住着很多退  
休老人，只要不是刮风下雨天，  
大家每天都要去“聊天阁”报  
到，夏天乘风凉，冬天晒太阳，  
大伙说说笑笑，大到国家大事  
天文地理，小到家庭琐事鸡毛蒜  
皮。说到高兴处，有人拿来烤番  
薯、瓜子、橘子，与大家共享。  
一年半前，“聊天阁”多了位新  
成员，名叫阿秀。阿秀的到来，  
大大提升了“聊天阁”的“欢乐  
指数”。

阿秀原来住在城里厢，有一  
套50多平方米的房子。阿秀老  
公教书，是一个标准的“书大  
棚”，写字台、墙壁架、床底都  
是书。阿秀的房子面临拆迁，阿  
秀的大姐说，我租的房子现在空  
着，你们先来住一段时间，等房  
子拆迁赔款来了，买套大的。阿  
秀就这样住到了我们南庄社区。

“阿秀，你老公长得白白净  
净，看上去像个‘那能那能’的  
上海人，对象怎么找拢的啊？”  
邻居王老师爱开玩笑。

“我生得好看得呀！我年轻呀！  
我房子要拆了钞票多呀！是他  
妹妹看上我，做的媒呀！像识  
宝一样把我识去的呀！”阿秀说  
话像机关枪，笑声像生了蛋的老  
母鸡，把周围人都逗乐了。

“你五十二，你老公六十八，  
还打算生儿子吗？”江阿姨嬉  
笑着问。

“生！准备生个大胖儿子！就  
是……没人抱！”阿秀自个儿  
咯咯笑开了。

## 家乡的老玉米

云鹤

临出门，母亲拎着一小袋玉  
米，急急来到我车窗前。这一袋  
也带去吧，老是很老了。然后  
不由分说，将它放在了车里高  
叠的果蔬袋子上面。

这次回家，一来让中考结  
束的女儿回去看望一下二老；二  
来是为了那些在地头等我已快  
“老”掉的瓜果蔬菜和玉米。

老婆爱吃嫩玉米，女儿爱吃  
西瓜……虽然这些东西常年有  
卖，但七十多岁的母亲总说自己  
种的吃了放心。假期临近，这  
些果蔬也将成熟老去。这段日  
子，母亲的心就像藤上的瓜果一  
样，感受着时节的催促。

往年还好，她摘了我们就  
寄来，因为县城到镇海的车经  
过附近的环城北路，像是专门  
为我开的一般便利。

可寄一次仍然不容易，因  
为二老要骑着电动三轮车送到  
三四十里外的县城车站才能寄。  
因此每次都是尽可能地多寄一  
些，每袋都装到不能再装为止。

车出发了母亲必打我电话，  
告知件数、袋子颜色，尤其嘱  
咐不可贪心，拿的时候要开口  
解开，分次拿。母亲总是对我  
那“突出”过的老腰难以放心。

去年下半年起，这趟镇海  
车因为经营惨淡停开了，取货  
得去客运中心，路程一下子远  
了好多。母亲对这个路程的印象  
来自那次在晚高峰期间一站一  
站摇过来的漫长。知道我得去  
那么远的地方取货，她就不住  
地摇头，接着对着地头的果蔬  
哀叹起来：哎，他们么，没得  
吃；我们么，吃不完……

临近6月底，母亲来了几  
个电话，先是问女儿什么时候  
考试，后问要不要再寄一次，  
因为作物实在挨不住了。最后  
一次打电话来，我告诉她我们  
全家回去看她，母亲开心得  
连调门都拔高了好几度……

幸福的日子总是倏忽即逝。

“有人抱！我们反正没事，  
轮流给你抱，只要你付工钱！”  
阿姨们齐声嚷嚷。

“工钱不付，给我帮忙！”  
“那你别生了！”阿姨们笑  
成一片，阿秀蹬着脚咯咯大笑，  
过路的人都被她引笑了。

阿秀在场，“聊天阁”总是  
笑声不断。芸芸是5弄4幢102  
室张阿姨的孙囡，有次小伙伴  
正在卫生间里拉尿，听到阿秀  
的笑声，一骨碌从坐便器上跳下  
去，丢掉手里的饼干：“奶奶，  
嬷嬷在笑了，我要下去！”张  
阿姨把芸芸领出家门，刚好遇  
上阿秀。“芸芸，等等，嬷嬷  
给你吃东西。”阿秀跑着从家  
里拿来苹果、橘子。芸芸满脸  
笑容，伸手要阿秀抱。阿秀喜  
喜欢小孩，孩子们自然也喜  
欢她，老远路看见就会阿秀  
嬷嬷阿秀嬷嬷地欢叫。

杨梅红了的时候，阿秀大  
哥打电话：杨梅好摘了。阿秀  
和老公摘来两塑料桶杨梅，用  
塑料盒包装好，一份一份分  
给“聊天阁”的阿姨们：“吃  
吃吃，我大哥山里种的，绿色  
食品，透骨新鲜，刚刚摘到！”  
刚从杨梅山上下来的阿秀，脸  
晒得像绯红的杨梅。

左邻右舍一根秤，隔河两岸  
是面镜。南庄的邻居们惦记着  
阿秀是个拆迁户，要买房子，  
买好房子要搬走的，于是悄悄  
关心着阿秀家的房子。很快，  
王老师得到一条房产信息：5  
弄4幢105室房东已去宁波工  
作，房子要卖掉。房东父母跟  
王老师是朋友，王老师于是从  
中撮合。真是天大的喜事！阿  
秀和老公都想留下来，跟阿姨  
们做邻居。经过洽谈，很快签  
了协议，付了定金，省了一笔  
中介费。办完过户手续，房子  
就买定了：套间65平方米，小  
间16.5平方米，给阿秀老公  
做书房。不久，阿秀和老公把  
户口迁到了南庄社区，身份证  
上的住址也换成了南庄新家。

去年中秋节前夕，为了报  
答阿姨们，阿秀和老公定做了  
30筒月饼，又到银泰超市买了  
60只苹果，一袋一袋装好后，  
用三轮电动车运到左邻右舍  
……我和老伴自然也开心：有  
阿秀这样热情、开朗的好邻居，  
实在是大伙的福气。

在家的日子，像是被谁做了  
手脚一般，快得不可思议，转  
眼已是回程。

那天，凌晨四点钟的光  
景，母亲就已下地。当我六点  
左右醒来到地头，母亲已经采  
摘得差不多了。田埂上，一大  
箩筐新摘的青瓜茄丝瓜和一大  
箩筐滚圆的西瓜，闪烁着农产  
品刚离开地头时独有的诱人光  
泽。地里，丝瓜黄瓜的藤仍然  
生机勃勃，但西瓜藤已快枯萎  
了。而青纱帐一般的玉米方阵  
已被母亲一排排摞倒在地，仅  
留了几杆实在太老的，依然像  
仪仗队一般挺立在那儿。

看着粗壮的充满汁水的玉  
米秆，我不禁舌下生津。新鲜  
玉米秆的下半截，比较甘甜，  
是我们小时候盼望的地头宝  
物之一。在玉米收获的季节，  
我们这些农村娃，就靠吸吮它  
们获得啃甘蔗般的美好享受。

说起嫩玉米，以前农村人基  
本舍不得吃。玉米，在那个物  
资匮乏的年代，是农村人的主  
要口粮之一。它以丰富的卵磷  
脂（现在商家赖以赚钱的最主  
要健脑元素）滋养着贫穷的人  
们。因此必须养到老了倒挂在  
秸秆上去了，才去掰回来。这  
样的老玉米生粉。玉米粉可做  
的食物可多啦：玉米糊、玉米  
饼、玉米汤团。玉米粒则可以  
做爆米花，这是那时候不可  
少的主打年货之一。而玉米秆  
可以烧火、喂牛、垫猪圈。玉  
米，这田间地头最普通的农作  
物，朴实地奉献出全部自我，  
哺育着世间的生灵。就像天下  
的父母，奉献着自己的全部，  
只为儿女幸福。

玉米和果蔬运回城，自是  
左邻右舍、七朋八友地要分那  
么一大圈。剩下的再自己吃，  
吃不了的冻起来。这回唯独把  
母亲最后塞给我的那包老玉米  
忘在了一个角落里。当我发现  
打开来时，一排排的玉米粒缝  
隙里已经长出许多条细根以及  
三两短芽。

我舍不得把它们扔掉，因  
为，每一粒玉米都凝聚着母  
亲的劳作、大地的爱。我一粒  
一粒地将它们抠下来，再把发  
芽和没发芽的择开，脑中浮现  
着小时候一家人甚至是几家  
人一起，在昏黄的油灯下，围  
着大大的竹筐，剥玉米和择豆  
子的情形。在这样的劳作中，  
生活以它的艰辛、坚韧和无言  
大爱哺育着我们！

长芽的玉米我泡在水里，让  
它们继续发芽，过两天再种到  
阳台上。我幻想着有一天，它  
们长成一片青纱帐，把我带回  
梦中的家乡……